

雍正剑侠图

第五十六回 众群侠会战燕云风 老剑客亲临梅花圈

上回书说到亮镖会梅花圈上动手，虽说越战人越少，也可越战越精，武林前辈，风尘侠隐都在后边。西胜镖棚内也只有连云台剑客燕普在内的两三位了。这时候展翅金雕铁掌李老侠李源登台会斗胜昆仑欧阳志正，群侠众星捧月，都围着西方侠于洞海纷纷议论。这么大的松棚内，灯火通明，照如白昼。李源明白：人家用的是链子鞭，兵刃长，我用藤蛇棒，尺寸短，跟欧阳动手，我要总往外跑，那就太吃亏了。我必须想办法让你这链子鞭施展不开，那只有在招术上运用短小精悍，干净快捷的技艺。想到此，李源往里这么一弓身，上右一跟步，鹿筋藤蛇棒“唰”来了个“仙人解带”，照着欧阳志正的胸前便打。欧阳志正岔右步跟左步，单手一摇鞭，“哗楞楞”一个“青龙出水”，对准李老侠的胸前便点。老侠李源闪身形躲过去，摆自己的鹿筋藤蛇棒急架相还。三十六手白猿棒，上、中、下走三盘，真是乌龙搅海、怪蟒翻身，招法展开，捷似飞鸟。欧阳志正的变招儿，那也确实是人头地。“哗楞楞”长鞭响，两个人的长衫兜起风来，如同蝴蝶一个样，所有的人都往梅花圈上看。两位当场动手十个回合，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棒走上盘，欧阳志正鞭走底盘，一个底盘扫趟。李源脚尖儿点台板儿，长腰起来，转棒盖顶一砸。欧阳志正腿往这边一岔步，李源移左步跟右

步，左手一搭鹿筋藤棒的后把。这功夫叫“渔公伐舟”，就是渔翁撑船呀，拿着船篙往船后头一杵，“哧！”船公就往前去了。这样一来，李源鹿筋藤蛇棒的铅疙瘩，正杵在欧阳志正的屁股上。欧阳志正一哆嗦，“噌、噌、噌”往后退出好几步远去，晃了晃身子站稳脚跟说道：“哎呀！老侠客，你的功夫很好！你这鹿筋藤蛇棒杵了我的屁股。我跟你告假了！”“哎！欧阳老师傅，承让，承让！”李源把鹿筋藤蛇棒往怀中一带，看着欧阳志正提鞭下去了。

欧阳志正往下走，刚到西胜镖棚门口，由打里头往外出来一个人，很快来到台下，一拔腰上了梅花圈：“哈哈……李老侠，好功夫！欧阳志正不是敌手，我来讨教讨教。”这时，西方侠于爷可就告诉王爷了：“您瞧见没有？上来的这个人，李源绝不是他的对手。”王爷仔细一瞧这人，矮身材、大镔儿头，坠子脸跟老寿星一样，雪白的白胡子，白剪子股的小辫儿，一身米色绸，扎绒绳，“福”字履鞋白袜子。王爷一看就很喜欢这个老头。王爷问于老侠：“哎呀，老侠客，这个人是谁呀？”“噫！王爷，我一提您就知道。你府里头烟壶盖被人拿走，约海川公主坟试艺，都是他赛南极诸葛宏图，他是剑山蓬莱岛的二号人物，他完了就剩一个燕普了。”“哎呀！这个就是赛南极诸葛宏图？看他偌大的年纪，精神矍铄，面带忠厚，白发苍苍，倒不像个歹人。”“他本不是歹人。剑山蓬莱岛的客礼把他请进山中，对他不敢小瞧。他是江南的隐士，功夫确实不错啊！阅历多，经验也有，李源打不过他。”“是呀，老侠客，咱们好好地看看！”赛南极诸葛宏图往这儿一站，说道：“我的朋友欧阳志正输给您了，不枉你是名人弟子，出了名的英雄侠客。老

朽赛南极诸葛宏图不才，我要当场讨教。”“老义士，请你亮军刃吧。”“好！”诸葛宏图一撩长衫，“哗楞”一抖，三十六节蛇骨鞭往外一亮。王爷吓了一跳：“怎么他拿出一条长虫来呀”仔细一瞧，借灯光直冒亮，王爷才知道不是。于老侠告诉王爷，他这条军刃叫三十六节蛇骨鞭，蛇口之内含有子午问心针，专破金钟罩。这是诸葛宏图的拿手功夫。展翅金雕李源横着自己的鹿筋藤蛇棒也往这里一站，赛南极诸葛宏图一抖三十六节蛇骨鞭，说道：“老李侠客，请进招儿来！”李源回道：“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！”藤蛇棒盖顶就打，赛南极诸葛宏图闪身形躲过去，摆三十六节蛇骨鞭急架相还。两个人当场一动手，走行门，让过步，“叭、叭、叭”就是十几个回合。只见李源这条泼风八打、三十手白猿棒真不错呀！打到二十几个回合都还是棋逢对手，不分胜负。直到人家诸葛宏图展动身法，施出绝艺，李源李老侠才渐渐地落了下风。这个时候诸葛宏图三十六节蛇骨鞭走上盘，李源缩颈藏头一躲，带棍走底盘，一个扫堂棍，人家诸葛宏图就不躲了，一抬左脚，“叭”把鹿筋藤蛇棒紧靠着铜疙瘩的这地方给踩住了。但是鞭可悠起来，盖着李源的脑顶上就来了。李源一撒手，往后倒步，出去有五尺。李源红着脸说：“哟喝！诸葛义士，我输招儿了。”人家诸葛宏图把棍给捡起来交给李源说：“嘿！老侠客，我再会斗别位，您请吧！”李源把自己的棍围上后，由打梅花圈上下去了。

赛南极诸葛宏图倒提着鞭，一抱拳：“众位！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。江南人士，复姓诸葛，单字名建，表字宏图，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叫赛南极。还有哪位登梅花圈，诸葛建奉陪您三合五式！”刚说到这儿，北面的梅花圈

下有人乐：“哈哈！诸葛建哪！奉陪三合五式你这话不大点吗？你奉陪人家三合五式，可你有什么能耐啊？”诸葛建心说：您的话大，还是我的话大呀？这时诸葛建抬头一看，老头儿一拔腰就上来了。原来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髻叟老侠于成。常言说，打了人家孩子，人家大人出来了。只见人家老侠客往这儿一站，一捋颌下角髯，这份儿太大了。诸葛建一瞧，哎哟，坏了！这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髻叟于成，李源的师傅。老人家偌大年纪，精神百倍。诸葛建抱拳：“莫非是武林前辈山西太原府于老侠客？”“哈，哈哈！正是老夫。老朽一百零三岁，要说老侠客嘛，也还有点不配。不过诸葛建呐，我虽然老了，但你这个能耐，若与老夫较量，恐怕还不行吧？”诸葛建心说：这老头子多狂啊！就问：“于老侠客，你到这儿来，大概也是被人家所约所请，也为了十三省总镖头吧？”“对了，哈……说为十三省总镖头也可以，说为和你们那位道长比试比试也可以。诸葛建没别的，咱们俩较量两圈儿吧！”“好，老前辈！既然如此，请您亮军刃。”“什么？”“请您亮军刃。”诸位群侠以及王爷、年大人都往台上看，也知道老侠于成的份儿大。但是人家让您亮军刃，这也是礼之常有的啊，怎么跟人家愣愣眼儿啊！“让我亮军刃？诸葛建，哈哈……你还不配！”诸葛建心说：喝！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大的话啊！我还不配！便问：“老侠客，难道您还要空着手对晚生的三十六节蛇骨鞭吗？”说完，诸葛建拿右手这么一晃，蛇骨鞭“哗楞楞”这么一响，诸葛建也放份儿啊！于老侠大笑道：“诸葛建呐，老夫今天空着手会会你的这蛇骨鞭。你留点儿神，我要把你的鞭给夺过来！”“老侠客，您

还要夺晚生我的鞭？”“哈……，对！说到哪儿，办到哪儿！”“老侠客，如果您在三十个回合以内，把我的鞭夺出去，我此次回转江南，埋名隐姓，不再出世了。”“多少个回合？三十个！诸葛宏图哪，你把你自己的看得太高啦！我只跟你一个回合！”

就这一句话，“哗……”人们都在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“一个照面你就要夺人家诸葛建的鞭，老爷子您有多大能耐？”王爷的心“噌”一下就跳到了嗓子眼儿了，急得直叹气：“唉！”老侠秋田、南侠司马空、侯振远这些人也都这儿瞧瞧。“怎么这老头子的脾气，越来越犟！”北侠说：“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他就这毛病。一个回合夺人家鞭，是有那能为，但是也不应当放这么大的份儿啊！您岁数到了！”

诸葛建也是久经杀场老谋深算的人物啊！听了于老侠的话，就问：“老侠客，您是跟晚生我开玩笑呢，还是真的？”于老侠十分硬气地说：“大丈夫一言出口，如白染皂呐！岂能玩笑？梅花圈上是玩笑的地方吗？”“那么老侠客，要一个回合，您夺不过去呐？”“一个回合夺不过去，诸葛建，我一百零三岁抱着脑袋滚回山西太原府，永不出世！”“既然如此，晚生讨教！”老侠于成推颌下银髯，左手一捋，右手伸出去，往这儿一站：“来吧！”赛南极诸葛建单手一摇鞭“哗楞楞”一声响，犹如一道白线，这长虫脑袋直奔老侠的心口。鞭出去了，诸葛建有点儿后悔，这个老头子说大话就能办得到，我这招儿不是给他送去了吗？老侠于成也乐了，心里说：诸葛建呐！你这叫什么招儿？我说一个回合，你怎么单给我送鞭来。于老侠左手捋着胡子，右手支出去，“唰”地一下鞭来了，眼看都到了长衫儿上了，于老侠

左手一长，“砰！”真把诸葛建的鞭给攥住了。但是这鞭是滑溜的，跟长虫一样啊，人家诸葛建要是一夺啊，您也攥不住啊，因为人家那边套着手腕呢！但是，于爷不给他功夫，左手“砰”攥住这鞭后，弓右腿，绷左腿，往后一转身儿，就把鞭搭在自己的肩膀儿上了，一直往前拽。诸葛建一看，立刻明白了：他怕我夺这鞭，自己使不上劲儿，就跟我把方向顺成一致的。那可不成，我还得夺这鞭！想到这儿，诸葛建就反身一转，往回一坐腕子，“叭！”拽这三十六节蛇骨鞭，没拽动。其实这一切都是老侠的做派，跟下棋一样，我要夺你的鞭，我让你往我哪儿来，你就往我哪儿来。我要让你怎么办，你就怎么办，也就是说于老侠争取了主动。赛南极诸葛建只是随着人家的意愿走。这时于老侠调过脸儿来，弓右步，绷左腿，好像要使劲的样子，但你在后头往回一拖鞭，老侠于成这左胳膊跟着鞭走，因为于老侠这头儿没挡头。你一夺，我这手就跟着你往后走了，但是身子可就转过来，左手腕子就这么一挑鞭，上右步往诸葛建的胸上窝中一捅。要是一般人可就捅不着了，可于老侠是成了名的“通臂掌”啊！这胳膊由于练功，是比别人长出一截来。这会儿于成要想把诸葛建捅死那是太容易了，不过，老侠客没有这样。当诸葛建抖挽手往后撤步时，于老侠轻掌一击，赛南极诸葛宏图就出去一个滚啊！老侠于成提着这条蛇骨鞭，得意地问：“诸葛建，怎么样啊？”赛南极诸葛宏图这老头子脸一红，起来了：“老侠客，罢了，晚生服了！我认为，您能赢晚生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但是您说一招夺鞭，晚生我真不信。现在真是话应前言，晚生我服您了！”“哈哈，诸葛建啊，你说得对！你捧了我，把鞭拿了去吧！”赛南极诸

葛宏图接过鞭来围好了，长衫放下来，脸倒是没红。西方侠于成把我给赢了，我红什么脸儿啊？你们来试试啊！我一下就交给人家了，恐怕你们连一下都办不到啊。说不定一口吐沫能啐你们个人跟头。嘿！诸葛建还臭美呢！老侠于成捋着胡子站在这儿脸冲西：“道长，您看看，可就剩了您一位了。灯都点上来了，天可大黑了，道长您还耗着什么劲儿啊？哈哈……请上来吧！”这不是点手叫嘛！随着老侠于成的手势和说话，大家伙儿都在往西看，果然西胜镖局没人上来了，带来的人全输了。

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往左右前后一瞧，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，西方侠于成叫的就是自己了。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那确实是有两下子，所谓折衡于樽俎之上，却敌于谈笑之间，人家一点儿都不着急，慢慢站起身来。从西胜镖棚到了梅花圈上，单掌打稽：“无量佛，于老侠客，寿至耄耋，依然如此强健，实令山人钦佩！敢问阁下，也是被人邀请来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吗？”老侠于成见燕普，两位老人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！于老侠抱拳说：“我并不是到这来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，因为我与几位朋友到北京玩来了，十分恰巧赶上这事。甭说我不夺，就算众同行，看我于成不错，公举我为十三省总镖头，我都不干！但是，道爷您想干也办不到，因为你我的年岁都老了。”云台剑客燕普一听，知道于成这人十分厉害，看来盛名之下无虚士啊！“老侠，贫道如要仰仗武力一定要夺呢？”“哈哈，除非于成三寸气不在啊！”“好！老侠客，贫道久仰你的碧眼神掣鸡爪链子抓，能为高强，艺业出众，武林之中，成为魁首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亮军刃！”老侠于成也不客气：“恭敬不

如从命，于成无礼！”老人家银髯甩在肩头，一撩长衫，“哗楞楞楞”，把自己的鸡爪链子抓亮将出来。

说真的，这种军刃纯粹得凭气功啊，尽指着这对链子抓不成，得跟自己本身的基础功夫合在一起才起作用。只见老人家左右手一晃鸡爪链子抓，“大鹏展翅”。为什么叫长臂昆仑？就因为使抓。云台剑客燕普虽然说自己身份比于成高，但是，这可是一只猛虎，不能拿老头子于成当狸猫啊！燕普按剑把，顶碰簧，“噤楞楞”一声响，宝剑亮将出来，剑鞘子往背后一别，一挥宝剑，用剑诀点指：“于老侠，请进招来！”

练武的打来打去，梅花圈上打出这样的人物来了，十几家镖棚以内再有人想跃跃欲试，他也得量力登场了。这两人你赢谁啊？赛南极诸葛宏图这样的本事，跟于老侠只一招，鞭就交出来了，谁也不敢上来了。但是，你活到七十七、八十八，真见过西方侠于成跟燕普这样的人物动手吗？那个实在太少，也许你在武林混了一辈子都没这事啊！老侠于成鸡爪链子抓左右一分，往前这么一赶步，“哗楞”左手一抖腕子，这抓就出去了，直奔云台剑客燕普的面门，试探性地攻击。人家燕普知道你这招儿是假的，所以老道连看都不看，挥着宝剑，招剑诀往这一站，岿然不动。老侠于成心说：今天我算碰上横的了，这燕普确实好功夫啊！于老侠左手链子抓“咄”这么一丢，云台剑客燕普连躲都不躲，于爷一抖腕子，这左手抓就飞起来了。紧接着右手抓也“唰”地一抖，来了个“巧摘天边月”，对准燕普的太阳穴，左右进击。燕普心说：这回可是真的，我要还不躲，被你这抓抓上，我燕普就得输招。只见老仙长一推剑把，灯笼穗晃面

门，就稍微地这么一斜身，抓就抓不上了。燕普灯笼穗一挑腕子，直奔西方侠的面门。老侠于成微然一甩脸，灯笼穗回来了。燕普向前一滑台步，用这剑尖照着西方侠于成的胁窝子上就点。剑出是武术啊！老侠于成来了个“点头换罗成”，“哗楞”一声响，把抓揪回来，往下砸。你这宝剑不是来了吗？我抓你的手啊。这时，于老侠右手抓“唰”地一下，“长河斩蛟”，对准燕普的脑门就抓。老仙长燕普“麻姑献寿”，宝剑往前这么一支，等老侠于成往后一撤步的时候，“红云捧日”，剑奔老侠哽嗓咽喉就扎。老侠于成双抓一丢，上步一斜身，一抓你的宝剑，往回一反腕子，“哗楞”，奔燕普的面门就到了。云台剑客燕普纵身开出去了四尺，按宝剑，掐剑诀。老人家往后一撤步，双手一抖链子抓，两个人彼此道请，当场动手，又打在一处。

说西方侠于爷在铁善寺展开真功夫打了济源，那只不过是济源。于老侠的身份、武术、经验、阅历都欺着济源，哪样你也不成。而现在经验、阅历、武术、能为，人家燕普都比自己高得多。王爷聚精会神往台上看啊。这么一瞧，把海川吐血，自己心里烦的事都没了。急着对年大人说：“亮公啊，你看见没有，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事非经过不知难啊！我看过于老侠动手，那是在铁善寺掌打济源，而今天于老侠的真功夫才拿出来。就是打了济源，于老侠都没有把这么好的功夫拿出来。你看，太好了！”群侠也都在王爷的身旁瞧着。老人家走行门，让过步，大褂兜起风来，亚赛蝴蝶相仿，双抓三盘，“哗楞楞”连声响，运用自如，驾轻就熟，得心应手。人家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道袍兜起来，如同乳燕穿云，剑招微然这么一加紧，身法转动，“沙沙沙”就

把于爷给围起来了。说真的，你的功夫不到，你的眼神不足，这就使你眼花缭乱，也看不出谁是谁来了。当然，群雄们看得也很真切。

老侠于成并肩跟燕普一对一招地打了四十几个回合。这几十个回合开出去，老侠于成才知道，进招白费，人家的功夫实在比自己强！如若再贪功就要涉险。这样封闭躲闪，看管定式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我胜你办不到了，我要想胜我，我的经验阅历在这呢，也很不容易。云台剑客燕普点了点头，心说：无量佛！于成老迈年残，阅历丰富，甭说他还有这么一身绝艺，即便真是他一点能耐没有，他的经验、阅历也是宝贵的啊！燕普也就跟他耗着了。你不是不让我赢你吗？我也不想赢你，我就圈住了你，到时候你自动地就得退下去。这时候老侠说：“众位哥哥们，兄弟们，看见没有，于老哥哥跟他战了四十个回合，可能不成了。哪位上去代替？”旁边有人答言：“众位哥哥、王爷，大人，给我瞧着点，我来吧。”原来是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。这样的人物，北侠、东侠愿意让他上去，当然赢不了燕普是一方面，相反的，你燕普要想把他宰了，也不容易。侯老侠嘱咐道：“贤弟啊，多加小心！”这样，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飞身形上了梅花圈。这时，老少群雄陪着王爷，打这看棚里头出来，站在梅花圈下。不只这一拨了，各镖局的镖主、镖师、伙计都叫台上动手的能为给吸引住了，也都逼近了梅花圈。从这儿往前瞧，因为这儿看的近。整个的松棚会上鸦雀无声，只闻动手的声音，甚至于帮忙的、侍候人的、厨茶两行，人们把圈裙一解，往肩膀上一搭，也都站在旁边看热闹了。

苗爷飞身形上梅花圈高声喝喊：“燕道长，剑术绝伦！

哥哥，双抓精奇啊！二位，暂时先住手。”您看，双龙镖局就有人替换，燕普这边可没人替换，你琢磨琢磨谁替他呀？没人！干着急，干生气也没人替换。老侠于成用右手抓“唰！”一点云台剑客燕普的面门，左手抓“哗楞”扬起来，往后一倒腰，身体往外一纵，出了梅花圈：“哈哈，道爷您看！想跟道爷见个输赢胜负，水落石出。不想到常州府北门里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苗老侠客前来讨教，于某失陪！”老侠说完后，信步来到王爷和年大人站着的人堆里。大家伙恭维一番：“老侠客爷您的功夫真好！”“好！大家伙儿还是看润雨的吧！”

这时只见苗爷一接力顶碰簧，把自己的红毛宝刀亮将出来，把刀鞘子往背后一别，苗爷过来道：“老仙长，看我哥哥于成与仙长动手，我本不应当过来献丑。无奈，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去！您的功夫太好了，晚生惦记跟您学几招。不才苗泽当场讨教。”“苗老侠客爷也是武林之中的高手，何必客气！请进招来。”“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苗泽上右步“唰”这么一跟身，左手一晃面门，刀走“顺风摇旗”。人家苗爷使的刀法，就是好啊！燕普冲这一招就得点头。只见刀走上盘，“唰”一点寒光，直奔燕普的脖梗就剁。老仙长燕普燕云风往下一矮身，缩颈藏头躲，剑走“顺风扫叶”，“唰”地一下，对着苗爷的双腿扫来。苗老侠双腿一点地，长腰躲过宝剑，递刀就砍。二位彼此道请，当场动手，又打在一处。

大家伙儿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王爷跟大人关心这件事啊！因为这场战斗关系到社稷安危呀：“老侠客爷看看，苗老侠怎么样？”于老侠回道：“爷还记得铁善寺吗？群侠会

济慈？不瞒您说，咱这里头没有能赢燕普的人。”于爷不能再往下说。因为双龙镖局屏风后边那几位，也没有能赢燕普的人。但这句话于爷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因为这关系到海川的两位老师、一位师叔和清真寺的老筛海爷，他们四位过来也不成，因为身份在那儿了。侠客们都明白，但是一般的武术匠就不明白了，再有点偏向的，像王爷跟大人呢，尚道爷出来就能把燕普宰了，但这不可能。于爷看了看台上就说：“苗贤弟时间长了不成，我看他的本领只不过在三十个回合。”果然，苗爷的本领在三十个回合，再想往里进招不容易了。苗爷心说：这就是耗耗燕普的劲头儿。因为苗爷也知道双龙镖局里头坐着高人呢，把你燕普的精力耗得差不多了，高人一出来就可能把你宰了。苗爷不往里进招了，天罡刀三十六路，脚踩八门，“唰唰唰”，冷森森，亚赛雪片飞来，跟燕普就能斗三十个回合。风流侠铁扇仙张鼎一抱拳：“王爷、大人、众位哥哥，看见没有，我哥哥苗泽可不成了！当然，我张鼎上去也不行！但是我先把替他替下来，呆会儿，再上来人换我。”

这样，老侠张鼎张子美来到梅花圈上：“啊！道爷请住手，苗老哥哥也请罢战。”二位纵身形出去，苗爷把刀交与左手，抬头一看，便说：“燕道长，现在镇江瓜州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前来会战，苗某失陪！”燕普心说：他们还真知道剑山蓬莱岛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。西方侠于成、侯振远、童林在这不说，就连苗泽、张鼎这样的武林人物，说真的，你套上车，拉着两车黄金请人家，恐怕人家都不来。现在都来了，看来人家是对付我来的呀！这时，就听燕普说：“无量佛！老侠客，今天是我在众位面前献丑，每位我都要讨教

几合。请吧！”苗爷可嘱咐：“兄弟！加小心。”张子美点头答应。然后一伸手把铁扇子抽出来：“哈哈，道爷您的功夫太好了。晚生我初入江湖，听我的师辈们谈论过仙长您。今天有福，想不到能跟仙长见面，而且还要讨教三合，我张鼎增益不浅啊！老仙长请进招。”“张老侠，你也是大名鼎鼎的江湖人物，只管请！”老侠张鼎左手剑诀指点面门，“唰唰唰”，大铁扇子一扇，往前一起步，对准燕普的前胸穴便点。燕普知道：张子美的扇子也好，左手的剑诀也好，专讲究点穴招儿。所以云台剑客燕普往旁边一闪身，举宝剑急架相还，跟张子美打在一处。

这会儿，可是三位侠客上来了。但人家燕普的精力一点都显不出耗下去，依然身法展动，矫若游龙，翩若惊鸿啊！使出招来美极了。王爷连看几阵，心里可感觉到：我们海川的老师尚道爷、何道爷以及庄道爷、谷道爷，虽然功夫也是一般人无以比拟的，但跟人家燕普燕云风一比，还是人家技高一筹啊！看来，今天这梅花圈上的事不得了哇！王爷提心吊胆，为国事担心啊！年大人也有这种看法：认为这个老道可了不得，剑山蓬莱岛，英王手下要尽是这样的人物，大清国的江山可危险啊！不过老少群雄的想法：就是赶紧设法把燕普给对付走了，赢他，杀他都办不到了。这时，人家燕普招术一加紧，把张子美给围上了。三十几个回合就不敌了。司马空可答言了：“无量佛！王爷、大人、众位哥哥兄弟，看见没有，子美可不成了！这么办，大家给贫道看着点，贫道我上去。”北侠看着南侠一乐：“哈哈！兄弟，燕普非寻常之人可比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呐！”司马空答应着，一按巨阙宝剑，撩道袍长腰登上梅花圈。“无量佛，燕道友，武术

高强，世无其匹！贤弟，你暂时住手。”二位纵身形出去，张子美别扇了，捋胡须一抬头道：“嗷！燕道长，您看，现有扬州钞观街玉顶九龙观南侠客、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前来讨教。张鼎失陪了！”说完，张子美跳下梅花圈，回到人群中。这时，梅花圈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里三层外三层挤了个水泄不通。双龙镖局除了侯杰那儿照看着海川和吴成外，人们都来到梅花圈下。

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打稽首，口诵佛号：“无量佛！燕道长，你我都是出家人，你身份比我司马空高得多啊！像这种地方不是燕道长你应当来的地方。好吧，人家跟你动手，咱也不必多言！请！”“无量佛！你是司马道友。亮你的宝剑，你我一战。”司马空把巨阙宝剑亮将出来，剑鞘往背后一别，按宝剑，招剑诀，往这里一站。喝！两个人双剑并举，当场动手，在梅花圈上就打上了。这二拉招术展开，南侠客依仗自己的剑法精奇，还算不错。但是打到三十四五回合，南侠也不成了。四五位侠客跟人家动手，人家燕普的精力一点都没退下去。猛然间有人说话了：“哈哈，司马兄弟！你暂时先后退。燕道长！老朽有两句话说。”二位各自纵身出去，南侠把宝剑还鞘一看，心里很感动，正是老哥哥秋田来替换自己。我跟哥哥秋田在杭州擂上，我们哥儿俩翻过脸，瞪过眼，没想到现在，还是哥哥来替换我，这才是朋友之间交情，唉！南侠很感叹。便对燕普说：“无量佛！燕道长，看见没有，现在塞北秋林寨独占北方笑鳌头、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佩雨秋老侠客前来求教，司马空失陪了。”

南侠下来后，北侠过来道：“燕道长，你是武林的前

辈，跟你动手的这些人包括老夫在内，我们都是晚辈之人。按理说你的身份在这里，我们不当跟你动手。但是，你要非招惹着我们跟你动手，这就不能怪我们了。此地是凡尘之间，梅花圈上是非之地。燕道长你是个出家人，身如野鹤闲云啊，应该说，闭门思过，深山老峪之中一忍，以乐晚年，修他个长生不死，这才算对。没想到，你跑到这儿争一时之胜负，把您自个的身份都忘了，我未免为你可惜，不能保持晚节！不才秋田，我是双龙镖局的负责之人，您一定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，我秋田就有点不愤。哈！我来跟您讨教。”云台剑客燕普也明白：秋田本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，今天逼着哑巴都说了话。看来，我树敌太多了哇！想到此，燕普说：“无量佛！秋老侠客，你说得对。不过，我燕普这一次来到北京蟠桃宫亮镖会上到底为的是什么呢？老侠客，这你也明白，你又何必多费唇舌呢？”秋老侠一笑：“哈哈，好！既然如此，你亮军刃吧！”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一按宝剑，老侠秋田把自己的辘轳大宝剑亮将出来，一顶碰簧，宝剑离鞘，一条金龙，寒光烁烁，剑鞘子往地下一放，大宝剑举在手中，还真有份儿！秋田往前一赶步，剑诀点面门，“紫燕抄水”直奔燕普。云台剑客燕普往旁边一闪身，两个人双剑并举，当场动手，打在一起。北侠秋田经验大，阅历丰富，不急不躁，稳稳当当，天罡剑三十六式施展开来，舞成了一座剑山相仿。虽然说个矮膊短，而宝剑长，以长补短。云台剑客燕普也知道秋田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两个人当场一战。唉呀，这看热闹的太多了！也搭着没人管了，四面口都往里灌人，都说梅花圈这动上武了。那年头，人人都好武好练，外行人进来有多少都不知道数了，把这个地方挤得严严

实实，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都往梅花圈里瞧。这个时候灯就显得更亮了。秋老侠剑招加紧，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并不示弱。两个人当场动手，二十五个回合开出去后，北侠秋田也不成了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猛然间旁边有人说话：“秋老前辈，你暂时先住招，燕道长您也暂时罢手，晚生有两句话！”十分谦恭和蔼。二位纵身形出去。北侠秋田一看，正是那位脾气古怪的人物、湖南桃源县三老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。只见他腋下佩着宝刀往这儿一站。燕普不认识他，秋老侠一抱拳，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湖南三老庄桃源县管辖地界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，他来与你讨教。”燕普心说：像秋田、司马空、苗泽、张鼎、西方侠于成，这五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我燕普的脑子里都有数。至于这位洪爷，我没听说过。北侠秋田说完了以后，捡剑鞘放宝剑，自己下来了也往这边一站，与王爷和大家伙儿合在一起往台上瞧。左臂神刀洪炳南拖拳：“老前辈！晚生洪利末学后进，我没有什么好武术，不过蒙恩师教赐一点功夫。我想在您的面前献丑，请老仙长不吝金玉才是啊！”“无量佛，太客气了！请你亮军刃。”洪炳南按宝刀把，“嘹楞楞”一声响，这是师父给的八宝电光刀啊。刀鞘子往背后一别，两扇刀拉开，往当场一站。燕普可就愣住了，他这口刀是宝刀，而且是左手拿刀，这个还没经历过。也好，试试吧！想到此，燕普往前一抱身，宝剑抢身，宝剑盖顶一斜身。洪炳南左手刀往上这么一扇，“唰”地一下，左手一反腕子，刀奔腿三里就垛。燕普心说：这可新鲜！这是奔右面来的。燕普脚尖一点地，长腰起来。洪炳南又用了两招，跟着一反腕子，再一脚，燕普